

山东地方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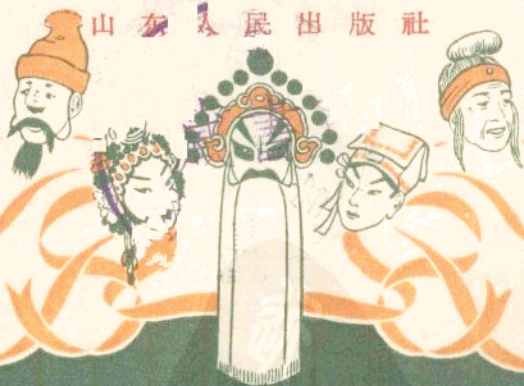
曹庄杀妻

(又名“張百万劝架”)

山东梆子

張玉合口述 秋潮整理

山东人民出版社



人 物：

王 氏——曹庄之母，老旦。

焦 氏——曹庄之妻，彩旦。

張百万——庄長，老丑。

曹 庄——樵夫，生。

第 一 場

〔王氏上場。“小鑼”〕

王 氏：（念對）人老彎腰把頭低，

村老焦梢葉兒稀。

（坐小場）

（念詩）老身年活七十多，

好比路旁草一棵，

度過今年秋八月，

不知來年待如何。

老身曹門王氏，不幸丈夫早年下世，撇下一子，名喚曹庄。娶妻焦氏，俺一家三口，仰仗我兒打柴為生，吃穿也還不缺。只是我那焦氏媳婦，好吃懶做，性情乖張。她常常與老身鬧氣。有心對兒言講，我兒性情剛強，打罵起來，一家不安，外人嗤笑。因此只好忍在心裡。看今日天氣，陰沉沉的，冷森森的。我兒穿著單衣單衫，

深山打柴去了，天到这般时候，还不回来，不免門外望
儿一番便了！

（唱）世上有富也有穷，

家家有本难念的經。

攤了个媳妇刁鑽怪，

一天到晚把气生。

唉！待要好来老讓小，

千般忍耐万事平。

多亏儿子行孝道，

每日打柴在山中。

今日天气分外冷，

他身上无衣怎能擋寒风。

儿是娘的連心肉，

我庄头盼子早回程。

挪挪蹭蹭往前走，

忽然老天起狂风。

哎呀！只觉得头也晕来眼也花，

虽有拐杖也不敢行。（收板）

哎呀！刚刚出得門来，忽然一阵狂风，只刮的头晕眼
花，浑身寒冷，莫非病了？不免將我儿媳唤將出来，

做碗酸辣湯，老身喝下出身热汗，也就好了。焦氏，焦
氏那里？焦氏那里去了？不在家中，她到哪里去了？待
我向鄰舍家冒叫一声：焦氏！焦氏！我說您張伯伯！

張百万：（内）做什么？

王 氏：焦氏可在您家无有呀？

張百万：（内）在这里！焦氏，您婆婆叫你哩。

焦 氏：（内）好啦、好啦！三六九万子，不許給我动！唉！

〔焦氏上場。“小鑼”

焦氏：（念詩）我本焦氏女，
曹庄配夫妻。
婆婆老不死，
叫我惱心里！

我正在鄰舍家里斗牌哩，剛听好三六九万，这个老东西，
又“吱歪歪，吱歪歪”地穷叫喚，待我上前看个明白。

〔轉圓場進門見婆婆，怒站一旁

咳！（躁脚）

王氏：（溫声溫气地）焦氏，焦氏！

焦氏：来啦！来啦！来啦！吆吆喝喝的干什么！

王氏：（忍气吞声地）唉！焦氏，为娘身体不爽，快快給
为娘做上碗酸辣湯，多放胡椒，多加葱姜，少攔香油，
为娘喝上一碗半碗，出身热汗，也就好了。（央求地）
焦氏，快去爰。

焦氏：（暗白）嘖嘖……，想的怪周到，有病快死，省的
拖累人！（轉身向婆）唉！咱这穷家破院的，一不过
年，二不过节，那有白面做酸辣湯呀！

王氏：三鼓黑面，也就將就了。

焦氏：三鼓黑面？

王氏：是呀！

焦氏：給您儿做了黑面饅，拿着上山打柴去了。

王氏：怎么，連黑面也无有了？

焦氏：沒有啦！

王氏：白面无有，黑面也无有？（寻思介）唉！焦氏，这
样吧，你弄碗高粱米面，掺上点豆面，做碗酸辣湯，
为娘我也將就了。

焦氏：这个老东西，誠心折磨人！

王氏：焦氏，高粱面有吧？

焦氏：也沒有！

王氏：呵！焦氏，莫怪为娘話多，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焦氏：咋咋我還有不是呀？

王氏：居家过日子，沒有白面，還有可說。沒有黑面，怎么吃窩窩頭呀！

焦氏：沒有工夫推磨。

王氏：沒有工夫？好！就算沒有工夫，这样吧，你去到鄰舍家，借瓢白面，与为娘做碗酸辣面叶吧。

焦氏：今天借，明天借，我豁不上那个臉！

王氏：如此說來，你不給为娘做了？

焦氏：不做！不做！不做！你能怎么的吧？

王氏：为娘我要……（欲举拐杖又不敢）

焦氏：你要怎样？你要打？你要罵？

王氏：我要哭……哭哭哭，哭了声曹庄儿呀！

焦氏：（指王氏）哭哭哭，哭一顿，你給我哭个夠！

王氏：再叫，叫了声儿曹庄，我的儿深山打柴，家中撇下你妻和为娘，你的妻每日折磨于我，为娘我忍气吞声，我的儿你那里知道哇！（以上是“哭迷子”）

焦氏：老乞婆！（唱“二八板”）

未开言气的我乱哆嗦，

轉身罵声老乞婆。

你的儿深山把柴打，

你寻事挤痒要吃喝。

有心不把面叶做，

免不了您儿回来你乱挑唆。

你等一等!

(接唱)我急忙回到廚房內,
〔焦氏下場。鹽板弦牌。端飯上場〕

(唱“飛板”)

端一碗漿糊叫她喝。(收板)

娘呀，別委屈，做好了，快喝吧！(背臉遞碗)快喝！快喝！

〔王氏接碗，焦氏猛一送，王氏一楞〕

王 氏：(接碗看介)這那里是酸辣湯，分明是一碗粘糊糊的漿糊。

焦 氏：將就將就吧！

王 氏：不行，不行！謊說有病，就是無病，我也不能喝這粘糊糊的漿糊。

焦 氏：你是嫌做的沒味道吧！好，我再加上把料，(信手向地下抓了一把土，放在碗內介)娘呀，里面有了好東西啦，你用吧。

王 氏：我不用，留着叫俺嘗庄兒用吧！

焦 氏：怎麼？你不用，留着叫您兒用？

王 氏：是啊！留着叫俺兒用。

焦 氏：這個老東西，想告我的狀呀！哼！沒那麼容易！好！啵啵啵……(喚豬喂豬介)

王 氏：我叫你給俺兒留着，你怎麼喂豬呀？

焦 氏：我喂豬也比你這老東西吃了強！

王 氏：怎麼？喂豬比娘吃了還強？

焦 氏：是啊，我喂了豬，豬吃的肥肥的，大大的，到了年下，殺吧殺吧，煮一半，醃一半，醃到麥里，新麥子下來，烙兩張小白單餅，把咸肉煎的拉拉的滴油，朝單餅

里一卷，一嘴咬个月牙，兩嘴咬个抹角，三嘴咬个齐烟堆，四嘴咬个八卦儿，吃的俺順嘴流油，这就比你这个老东西吃了強。

王 氏：好！好！好！叫你这一說，咳！老娘我連猪都不如了。啊！我哭……

焦 氏：哭！我看着你哭，哭死才有拉你的哩！

王 氏：我哭了声曹庄儿，叫了声儿曹庄，人說养儿防备老，誰料想攤了个儿媳她……不管婆母吃呀！（哭迷子）

焦 氏：誰不管你吃，誰不管你吃，老乞婆！

（唱“二八板”）

越思越想怒不息，

（换“二板”）

罵声乞婆該死的。

你的儿打柴深山里去，

你家中嫌好說歹挑着吃。

我回身再把廚房进，

（焦下又上）

拿一个干饅叫她吃。（止板）

焦 氏：哪！給你饅。（硬塞在王氏手里）

王 氏：这是那来的陈干饅？

焦 氏：去年臘月二十三供灶王剩下的。

王 氏：謾說我有病，就是无病，我这一嘴沒牙壳也咬不动啊！

焦 氏：哟！头籬白面蒸的饅，都不爱吃啦。东鄰家！西舍家，您都听听呀！媳妇拿着头籬白面蒸的饅，孝敬婆婆，婆婆都不中吃啦。

王 氏：媳妇莫要張罗，叫人家听见，不是笑話我，是笑話你

呀!

焦氏：我不怕。

王氏：你来看，我一嘴的没牙壳，实在咬不动呀。

焦氏：（夺过）拿来，我吃！（吃介）哎哟！我的娘家的娘呀，差一点儿垫掉了我的牙。（唤狗）巴巴巴……

王氏：慢着，慢着，你要做什么？

焦氏：我喂狗！

王氏：不要喂狗，放着给我儿来家用吧。

焦氏：你不吃，您儿更不能吃，你别拿着您儿吓呼我。巴巴巴……，（狗吃）哎呀，你吃的还怪香哩！

王氏：我叫你放着，你怎么喂了狗啊！

焦氏：狗吃了也比你吃了强！

王氏：啊！狗吃了都比娘吃了强，你这，这是什么话呀？

焦氏：这是什么话！哼！我把狗喂的肥肥的，等我出去斗牌，它给我看着门儿。等我斗牌回来，咯嗒！一摇门儿，这个小狗就知道我回来啦，跪到我跟前，咬咬我的衣裳襟儿，“不楞”，“不楞”，打俩滚儿，站起来，摇摇那尾巴儿，抖抖毛儿，多么开心呀！我叫你这个老东西咬咬我的衣裳襟儿，你没有牙。叫你打个滚儿，你前鸡胸，后罗锅。叫你摇摇尾巴，你连个尾巴都不长，这就比你这个老东西吃了强呀。

王氏：噢！比我吃了强。方才她说尾巴长，尾巴短，这人要是长了尾巴，岂不成了畜类了吗？不中，我得问问她。焦氏，方才你说娘尾巴长，尾巴短，分明你这是骂我呀。

焦氏：我不是骂你。

王氏：不是骂我是什么？

焦氏：我是嚼你！

王氏：噢！噢！（低头思介）罵？嚼？这嚼还不是罵嗎！

焦氏：你……可罵苦了娘了！

焦氏：我没罵。

王氏：你罵啦。

焦氏：罵啦，罵啦，罵啦，你能怎么的吧！

王氏：你罵我，难道我不能罵你。（气极）

焦氏：你罵我，我看你敢罵我。

王氏：好，我把你这个少教的！

焦氏：哼！我把你这个少訓的！

王氏：好，你这个少有的！

焦氏：叫你八十岁嫁个卖藕的！剥狗的！

王氏：我把你这小不賢惠！

焦氏：我把你这老不正經！

王氏：我把你这小賤人！可真把我气煞了！

焦氏：我把你这老乞婆，可真把我气死了！

王氏：这个小賤人，她的嘴有多快呀，不等我罵她一句，她竟敢还我兩句，我今天定要管教管教她。我得打她，焦氏过来！快快跪下，讓为娘我打……

焦氏：什么！叫我跪下？給你打兩下。啧啧……！小鸡儿下蛋，你咯嗒咯嗒吧！

王氏：你……你气坏为娘，就为不孝（作欲打狀）

焦氏：不孝这个名，反正落下啦！你打不着，我累死你这个老不死的。（二人一打一躲，王氏追，焦氏跑）

王氏：我看你那里跑？（王氏扑空跌倒）

焦氏：（跨王氏背上打王氏）我叫你打，我叫你打，我打你个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哟！呸！挨打你都不是

块好料子，满身的骨头，“咯”坏了我的手。不行，不行，行家不吃后步的亏，我得吆呼吆呼：东邻家！西舍家！快来救命吧！您都来看看吧！老婆婆把儿媳妇打死啦！我的天哪！娘，你饶了我吧，别打啦。打死儿媳不要紧，气坏了娘，俺可担待不起这个不孝的罪名啊！我的娘呀！（且说且打）

王 氏：啊呀！啊呀！

焦 氏：别吭声，我不打你啦，不打你，我也得咬你两口才出气，说咬就咬。（咬介）呸！老东西，咬破了你的皮，都不出血，（起）看看是你厉害，是我厉害！（欲下又上）等你儿回来，你告诉他吧，你要乖了我一指头，我有十拳头等着你！我的娘呀！（假哭下场）

王 氏：（战战抖抖的爬起来）焦氏！焦氏！好，我把你个不孝的贱人，你……你……你别走！为娘赶你去了！（下场）

第 二 场

〔张百万上场〕

张百万：（念诗）我名张百万，

好在人前站，

鄰舍百家有了事，

大事化小小事完。

〔王氏追焦氏跑过场〕

唉！老嫂子，居家过日子什么事不能了啊！打媳妇怎么竟打到街上来了，就不怕人家笑话么！

〔张百万随下〕

第 三 場

〔王氏焦氏各持棍杖，王氏追焦氏上場，張百万上前攔阻，被焦氏用棍絆倒，王氏將張百万誤為焦氏，按住就打，焦氏下

王 氏：这回你再給我跑，我可抓住你啦，我也打你个前三，后四，左五，右六。我手无力气，打你不解气，我也咬你！

張百万：是我，是我！

王 氏：我打的就是你！

張百万：我是庄長呀！唉呀！

王 氏：叫庄長也不行，你欺負我不是一天啦。

張百万：老嫂子，老嫂子，你打錯了，錯啦！你摸摸……胡子！胡子！……。

王 氏：（摸介）噢？胡子？……哎！該死，該死，您張伯伯，叫个賤人把我气糊涂了！

張百万：咳！也怨我出門沒看皇历，咳！倒霉！倒霉！

王 氏：您張伯伯，你怎么赶的这么巧啊？

張百万：嘿！我要是赶的不巧也挨不了这顿揍啦！

王 氏：唉！怨我錯啦，切莫生气，快請到家里坐吧。

張百万：好好好，走走走。（二人進門介）唉！老嫂子。居家过日子就三口人儿，常言說的好：待要足，（P U）是一儿一媳，儿媳当閨女，閨女当儿媳，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还值得大吵大鬧的鬧到街上？不怕人家笑話嗎？

王 氏：您張伯伯，咳！揪心哪！揪心哪！你看天这么冷，曹庄孩儿一清早穿着單褲單褂的上山去了，你想当娘的，怎能不担心呀？

張百萬：你看看！“兒是娘的連心肉，兒行千里母擔憂嘛！”

那能不挂心呀，可為什麼和媳婦吵架。

王 氏：您張伯伯，聽我慢慢地說。

張百萬：對對對。

王 氏：我一聽見刮風下雨的，我就揪着個心，因此我到庄頭上看看兒子。誰知一出門被風冒了一下子，覺得頭暈腦脹，依着拐杖，一步也不敢挪了。

張百萬：老嫂子！借上了年紀的人，可不是年輕的時候。冒了風，就該叫媳婦給做碗酸辣湯，發點汗兒不就完了嗎！也不值得的生氣打架呀？

王 氏：是呀，我就叫媳婦給做碗酸辣湯，打算發點汗，誰知媳婦，千說萬說沒面啦。

張百萬：你看看！沒面我家有！到我家里挖几瓢去。

王 氏：她說她沒臉去借。

張百萬：這孩子！什麼有臉沒臉的。咱是老街四鄰，您不向我借向誰借！您的就是我的，我的……哎……哎也是您的呀！

王 氏：我說你不去就不去吧，弄點高粱面子。摻上點豆面，做碗也好哇。她說粗糧面子也沒有！

張百萬：為什麼沒有了？

王 氏：她說沒工夫推磨。

張百萬：這孩子！什麼事忙的她沒工夫推磨呀！

王 氏：哎！這分明是與我鬧氣，因此我就……

張百萬：（埋怨的口吻）就動手打了，是不是？

王 氏：沒有。我就哭了，我這一哭不要緊，她就連罵帶嚼的，端來了一碗漿糊叫我喝。

張百萬：漿糊？漿糊怎麼能喝！荒唐！荒唐！

王 氏：我这一说不喝不要紧，她夺过碗去，就喂了猪了。

張百万：什么！菜糊留着打壳子用也不能喂猪呀！胡鬧！胡鬧！

王 氏：她說猪吃了都比我吃了強。

張百万：这孩子，越說越不象話。

王 氏：我一看这个样子，我就……（欲哭）

張百万：你就动了手了是不是？

王 氏：我就又哭啦。

張百万：你看看！媳妇不听話找儿子，儿子不听話，找他舅舅。舅舅管不好，还有我庄長哩！你哭什么！

王 氏：我說养儿为防老，沒想到攤了个媳妇不管婆婆吃。她这一听，就騰騰的跑到厨房里去拿来一个干饅饅塞給我。說：你吃罢！你噎吧！我說干饅饅我咬不动，留着饅饅給俺儿用吧。她一听这話，回头扔給狗吃了。

張百万：这孩子，（怒）饅饅是狗吃的！

王 氏：她說狗吃了都比我吃了強。

張百万：怎么，狗吃了都比你吃了強？有罪！有罪！（生气）

王 氏：她还說把狗喂的肥肥的，等她斗牌回来，狗跑到她跟前，咬咬她的衣裳襟儿，打个滚儿，抖抖毛，搖搖尾巴，她好开心。她說我吃了，咬咬衣裳襟儿我没牙，打个滚儿吧，我前鷄胸后罗鍋，叫我搖搖尾巴，我連个尾巴都不長。

張百万：这孩子，真不象話！不象話！人長尾巴，也不是个畜类嗎？还有个尊卑上下沒有啊？这簡直是缺德，缺德！

王 氏：是啊！气的我就罵开了，我罵啥，她罵我啥，我拿棍打她，她夺过棍来打我，我后头追，她前边跑，誰想到三拐弯，兩抹角，就把張伯伯你拐倒了，錯把你打了一頓，我越想越慚愧，我越思越难过，您張伯伯，咳！

我的儿呀……

張百万：越老越糊涂，張伯伯怎么能和您儿抓挽在一块儿呀！別哭啦，別哭啦，你先坐着，我去說說侄媳婦，这样还了得。哎！我說老嫂子，你说的这些话，可都是真的么？

王氏：你看看，咱老街旧鄰的多少輩子啦，我老婆子什么时候撒过谎呀。

張百万：話是这么說，老嫂子！居家过日子，难免有个言差語錯，究竟是駢不走，还是磨不轉，我也不能單听你的。嫂子，年老爱叨叨，年少爱吵吵！这些事在所难免哪！待要好，老讓小，婆媳之間是个义气娘儿們，有吟事別太往心里去。你看我，三床儿媳婦，油鹽醬醋，五谷杂粮，都交給她們。我这个岁数，去管那个干什么，有了空，我就抱小孙孙玩玩，多么松心啊！老嫂子，謾說是人和人，就是碗儿碰了碗儿，还有个动静啦。不要緊，我去說說侄媳婦，保管叫她來給你磕头賠不是。当着我的面儿，你給我打她几下出出气，不就完了嗎？

王氏：咳！您張伯伯，你別去吧！說不好，再惹你一肚子气。

張百万：怎么？她敢，哼！她得歇歇！我是庄長，她敢！……老嫂子，我可不是說大話，她要來給你磕头賠不是，我今天就不姓張啦！

王氏：您張伯伯，不用要她磕头賠不是，俺娘倆見見面儿也就行啦。

張百万：咳！你等着吧。

王氏：噯！曹庄我的儿呀！（哭下）

張百万：我就不信，普天下还有不听我劝的！走！

〔焦氏手持大棍上〕

焦氏：打！打！打！（无意中見張，扔了棍子，突又裝吓鷄介）嘔式！嘔式！鷄兒，鷄兒，嘔式！嘔式！誰家的鷄，又撓俺的麥稻垛。

張百萬：（背語自信地）你看怎么样？見了我她就得帶点儿規矩。（故作咳嗽聲）

焦氏：哎哟！這不是張伯伯嗎？家里坐吧！

〔急于關門，張百萬忙右足跨門介〕

張百萬：好好好，我正有事。（同進門介）

焦氏：張伯伯忙吧？

張百萬：沒事沒事。

焦氏：……沒事請坐。

張百萬：啊！侄媳婦，我正在……

焦氏：（緊張）張伯伯，渴不渴？我給你端茶去。

張百萬：我剛才在家喝了半破瓢涼水啦！不渴！不渴！

焦氏：喝涼水（背語）也不怕拉稀！

張百萬：好家伙！背地里嚼人啦。哼！不用急。咱是有話說話，有理說理。（轉身）我說侄媳婦，我正在家……

焦氏：張伯伯，你先坐一會，我去抽兩把草，給您侄預備做飯。

張百萬：晚不了，晚不了，咱爺們敘談敘談，你看天還沒黑哩！

焦氏：（背語）天沒黑，你出來叫喚什麼！

張百萬：（背語）你听听！你听听！把我罵成個夜貓子啦！

（怒介）哼！……（急緩）嘿！大人不把小人怪，好歹我是個庄長，僭不說無理的。不能動肝火，不能動肝火！（轉身急說）坐下，坐下，侄媳婦，我正在家中抱着小孫孫玩。忽听你家里吵吵鬧鬧的……

焦氏：張伯伯，你吸烟不吸烟？我給你拿烟袋去。

張百万：不用，不用，我剛吸完了豆叶。

焦氏：（背語）吃足了豆叶，不去爬豆棵，上俺家來叫喚什麼？

張百万：（背語）您听听！您听听！更好啦，把我罵成了豆子地里的叫蝻蝻啦！嘿！她只能背地里罵，她可不敢当面罵我！（緩和自慰地）唉！“宰相肚內能撐開船”！誰教咱大小是個官兒呀？不能和婦道人家一般見識！（轉身）坐下坐下坐下……我說侄媳婦……。

焦氏：哎！張伯伯，我去……。

張百万：喂喂喂，侄媳婦，侄媳婦，別走！先讓張伯伯說几句行不行！

焦氏：好！你說吧！（坐下）

張百万：我正在家里，抱着小孫孫玩，聽見你家吵吵鬧鬧，我來給您勸架啦。常言道：“一家有事百家憂”，平素日就您娘兒兩個在家，什麼大不了的事還值得打打鬧鬧的？俺曹大嫂子上了年紀的人，說話愛叨叨咕咕的，可大小她是一個長輩兒，你就該担待一二才是。你想想，今天風大天冷。曹庄打柴未歸，你娘痛兒子，想到庄外盼子早回，常言道：“兒行千里母擔憂”呵！我的侄媳婦！你還沒生小孩，你不知道當娘的這個滋味！她叫風冒着啦，你就該把您娘攙回家來，叫您娘對着鍋門臉兒出點汗兒，這也是當兒媳婦的一點孝心啊。“在家孝父母，強似遠燒香”，我的侄媳婦，就拿俺曹大嫂說吧。窮家破院，年輕守寡。吃糠嚥菜，扶兒長大。砸鍋賣鐵，給兒成家。您還年小，您真吃不透俺們生兒養女的那個苦滋味兒！

焦氏：嘖嘖嘖……。 (不以为然的)

張百万：不用嘖嘖呀！人家曾大嫂子拿着媳婦可當閨女待呀。人前人后從來沒說過你一個不字。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她是長輩，你就得担待！“父慈子孝，婆仁媳賢”，這是古之常禮。這是規矩！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不依六律，不能正五音。難道這點道理你都不懂嗎？唉！

焦氏：我不懂！

張百万：（背語）完了！完了！磨房的駱，不聽吆喝。看样子，我今天……。哼！我还不信啦！..（自劝自）唉！千万可別生气，（笑容可掬的）哈哈！侄媳婦你是說氣話，我不信你連這點道理都不懂，說來話長，您娘家老輩子也是書香門第。您老老老爺爺，弄好不濟也是個看進未進的秀才。您老老老爺爺，是俺老老表姑奶的公公。論起來咱還是老表親哩！从亲戚面上，从街坊面上，我都是你的長輩！从官字面上，我是一村之首——庄長！您打打罵罵的，謾說街鄰四坊笑話你，就連我也不好看。

焦氏：（咬牙切齒地）死王八羔子，才會罵人哩！

張百万：唉！（背語）你看這個嘴，真是茅屎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你說你沒罵，那是誰說她婆婆尾巴長尾巴短的呀？唉！（突又和緩）我知道你是在氣头上，不是出于真心罵的，你說是吧？

焦氏：罵啦，罵啦，出于真心！哼！你能怎么的吧！

張百万：罵啦！（怒）罵人可不行！謾說罵您婆婆，罵誰都不行！不行！（喘吁吁地）嗯！嗯！……。只許這一回，下次就不行！（突又自劝自的）慢着，慢着，壓住氣，別上火。（以手拍胸拍腦）我是給人冢來劝架的，